



懒得扯皮

□舒德骑

是啊,为写这部作品,我在全国各地辗转采访,整整折腾了两三个月。采访完成回到重庆,丢下公事家事,躲进江津四面山中,住在一个山民家,吃着粗糙米,抽着劣质烟,每天都在稿格子上爬行,折腾了近两个月。写完稿子下山,人瘦了一圈。为保密审查,又折腾了大半年。此稿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杂志全文刊载和《重庆晚报》连载后,激起应有的效应。除国内外二三十家报刊转载外,还获《昆仑》军事文学奖、中国船舶工业系统特别奖。未曾想到,多年之后,竟会被人堂而皇之巧取鲸吞,叫人如何不义愤填膺!

回到重庆,借着胸中怒气,调动全身智慧,旁征博引,左右对照,熬了两个夜晚,写下洋洋5000余言诉状,准备与此人对簿公堂。

可莫名其妙,我又犹豫起来,迟迟未将诉状送交律师朋友。令我犹豫的原因有三:我历来尊崇“珍惜生活,善待生命”

的人生信条,平时杀只鸡手都要发抖,倘若凭一时之气,把人修了几十年的道行废掉若干,似乎于心不忍;其次,我明白“杀人三千,自损八百”的道理。打官司难免要赔进去若干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弄不好就是得不偿失;其三,鄙人平生最怕的事就是扯皮。当今社会,人心浮躁,甚嚣尘上,为了蝇头之利或芝麻小事,有人扯得皮穿嘴歪精疲力竭。既如此,吾辈还去凑那热闹干什么?

算了,退后一步自然宽吧。真正做学问的人,应该具有一颗慈悲之心,拥有一定的胸怀,应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清静,最大的忌讳,就是不甘寂寞躁动不安。

“打官司的事要抓紧呀。”律师朋友催促我。

“算了。”我打定主意,再当一回阿Q,“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这肚里至少能划船板,随他去吧。我这人,懒得打官司。”(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南川油茶

□王信鸽

春光明媚、草木丰茂,一阵微风拂来,风里便会飘来花的味道,茶的香气。

我的家乡南川是中国名茶之乡,这里生态环境优美,气候条件优越,是生产优质茶叶的理想之地,著名的有南川大树茶、南川金佛玉翠茶等。

每到茶叶飘香的时候,农户们都会到自家的茶山上采茶,用新茶制作南川特有的油茶。

别小看这油茶,它制作过程讲究得很,费时费力。刚采的新茶要先烘干水分,倒入菜籽油,待油温升至七成热,伴随着吱吱啦啦的响声,茶叶由“短直发”变成了“卷卷头”,释放出浓浓的茶香。用漏勺迅速捞起备用,紧接着,一勺腊猪油入锅,融化后放入茶叶。木瓢登场,用劲把卷头茶叶搯碎,加入山泉水,煮沸后熬制成金黄色茶汤,放入盐巴、腊肉、葱花、黄豆、花生米等,一碗提神醒脑的油茶就熬好了。水是富硒山泉水,茶是高山云雾茶,连柴火也是青冈木。这样的油茶,岂能不香?

熬油茶,如同熬人生,背后隐藏的是岁月的沉淀和智慧。油茶汤端上来,葱花浮在金黄色的茶汤上,像一颗颗绿宝石,粒粒花生米沉淀在茶汤中,喝起来有种寻宝的感觉。

听老年人说,祖祖辈辈都爱喝油茶,一辈一辈就这样流传下来。小时候,舅舅总会在晚上喝一碗油茶,雷打不动。他嘴边常说:“喝了油茶才能四更起,做猪食、种庄稼,不抢时间怎能行?”那个年代,养家糊口并不容易。

南川油茶与其他地方的油茶既有相似的,也有不同的。相似的是,与重庆黔江打油茶、贵州务川擂钵茶一样,它们都需要把茶叶捣碎。不同的是,清江土家打油茶就不需要捣碎茶叶,还有的甚至名字叫油茶,里面根本不含茶。这不是跟重庆的鱼香肉丝没有鱼一样吗?

油茶不仅是美食,也是一种传统的礼仪。在南川南部,但凡有客人来,主人都会这样招呼:“先坐,我去烧碗油茶。”主人的热情,让原本滚烫的油茶更加烫嘴,“喝的时候小心一点,油茶也是油汤,油汤不出气,可别把嘴烫起果子泡了。”

喝油茶不分时间地点,早茶、午茶、夜茶,干活歇稍、院坝座谈等,不讲究人多人少,一个人独自品尝悟人生,一群人喝出人间烟火味。

那年春天,我们作为志愿者来到南川区南部的大有镇农家院坝,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大家围坐在院坝,与村民们热闹地聊着。灶房里朴实的老大娘忙碌着,熬起了油茶。大伙喝着热气腾腾的“干劲汤”,越聊越起劲,越聊越兴奋。有位年轻的返乡大学生说:“租一间铺子,命名乡野村咖。里面既可喝咖啡,也可喝油茶。”“妙!这个有创意。”村民们拍起了巴掌。乡野村咖既赶时髦又接地气,不仅年轻人喜欢,中老年人也喜欢。“可以呀,还可以把油茶做成精致的礼品小包,方便携带、冲调,让身在异乡的朋友们也能随时喝上家乡的油茶。”

此刻,闻着花香、茶香,走进了一家村咖店,点上一杯家乡独有的“土咖啡”南川油茶,聊一片叶子,品一杯茶汤,写一篇小文,描绘着茶叶的未来。(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

文艺界的哥们姐们扯皮打官司似乎已成当今的时尚。昨日翻看新闻,两条文人艺人打官司的消息跃然眼前。蓦然,也勾起我一桩往事。

那年初春,我在北京开会,主办方发了一套丛书。信手翻开一本浏览,不由得渐渐愤怒起来。这本某名家写的中国核潜艇诞生历程的大作,竟同我先前公开发表的《深海丰碑》在开篇、结构、内容上如出一辙。我原文七八万字,此书不过换了书名,发水膨胀到20余万字而已。

会上不便发作,手书一纸条递丛书主编:“此书总体构思、主要情节,甚至细节,与我《深》文惊人相似,连文字也大段大段引用。此人为何连招呼也不打?”主编大概心里有数,会散,便急急找我,先感谢,后致歉,再抚慰。此名家闻讯,也几次托朋友邀我喝茶吃酒,我断然拒绝。众文友知情后大鸣不平,竭力主张我与此人到簿公堂。一位颇有声望的律师朋友,当即表示愿义务为我打官司讨回公道。



上街

□周润

镇上的每条街,都有过我的脚印。我喜欢上街!

上街是很有乐趣的。街对面的大狼狗、隔壁家的小奶娃,都在我的带领下在小镇最长的街上逛过来回,但是他们和我那爱哭的表妹一样,上街容易拖累我。

我更喜欢一个人上街,可以慢慢逛:修冰箱的驼背收了三个小徒弟还要了个又高又漂亮的管家老婆,卖牛仔裤的胖张三有个梳着大背头总穿着白西装还会唱歌的老公,修钟表的师傅总是弯着身子来回把一个小小的圆筒放大镜左右交换着夹到眼眶中间,国营餐厅的三级厨师炒完菜总是把锅头敲得连街上的人都听得见,小书店的老板娘每天用三块纸币换一块的银圆……

溜达一圈回来,再对比街边卖花生的老婆婆,总觉得她有点可怜。她的头发花白,白得没有一点黑色。从早上一个中年人帮她摆好摊子,到晚上收走,她总是整天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藤椅上守着。正当我以为自己在静静地观察她时,不想她也在默默地观察我,“小朋友,你是不是想吃花生?”我咽了一下口水,她是怎么看出我有这种肤浅需求的?我听见自己小声说了一句“想”。她似乎很开心,双手捧了一大把花生到我面前,然后一直找话说,笑眯眯地看着我趴在小凳子上剥花生。我想我要报答她一下,于是我以后经常放学就去陪她玩一会,她也会捧一大把花生递给我。

街角的商店里也有花生卖,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装在玻璃瓶的原因,总感觉不到香。整条街上,就数老婆婆的花生最香。

街角商店的花生不香还有一个原因,旁边的麻花铺子太香。年轻人喜欢干吃,好那嘎嘣儿脆的一口。老年人喜欢煮着吃,火候很重要,煮得太久太烂也不香。若是老头,铁定还得打上二两散装的高粱酒去就着这热气腾腾的煮麻花。街边的桌

子一张连着一张,满街口都是麻花香。

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属茶馆,茶馆里最多的是老鹰茶和茉莉花茶。老鹰茶是不飘香的,茉莉花茶的茉莉香也要凑到跟前才能闻到,香味虽然传不远,但是人多嘈杂,声音传得很远,路过的人总是忍不住往里瞅一瞅。豆糠街上的茶馆两边门都是进进出出的人,进门一瞅,桌子横着三四张,竖着五六张,最里头是伙计在烧开水。几个跑堂提溜着长嘴茶壶来回转,不时往人堆里冲茶,像杂耍一样,一会儿拎高托举,一会儿放低猫腰,一会儿背手一斜,“水来喽!”小孩子听到这一声喊就赶紧跑。

我喜欢上街,是喜欢一边走一边玩的上街。对于任务式的上街,我内心还是抗拒的,但上街有时候还是不得不去的任务。那个时候镇上除了汽车站有车,私家汽车少见,摩托车也是后来才有,自行车倒是多,还有容易被小孩子一拥而上拖住的板板车。上街相对安全,大人使唤也放心,打酱油打醋,买盐巴味精,上街跑腿在所难免,小商店里的散装酱油醋,便宜又纯正,用竹筒提舀出来,往瓶子里一倒,再把那盖子封好。路上如果不摔跤,任务就基本完成了。若是在大人面前摔了跤,就会祸不单行,本来就摔疼了,大人拎起来还抽一巴掌,理由是眼睛不看路。

街上除了吃的,还有很多。开得起商店的大多还是赚钱多一点或者家里有铺子的人,赚钱少一点的或者生意小一点就只在街边摆个摊子,卖衣服、水果、针线、零食什么的。《新白娘子传奇》上演最火热的时候,镇上有一家烤肉串的摊子忽然推出了各种系列的烧烤,那生意好得连中午都不用休息,小孩子为了吃个炸串有的能跑遍整个镇子。

没有一个小孩愿意一直待在家里,总有想上街的时候。等到他们大了的时候,想回家,却不得不上街去。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春风,走过山顶的麦田

□周鹤虹

在山顶,种一块麦田
把春天放进大地的心窝
当思念成片地生长
麦芒,刺破了风的心事
夕阳,红了他的脸

在起伏的泥泞里跋涉
脚印在麦浪里发芽
长成了绿色的指纹
大山摊开手掌
接住了所有坠落的星辰

老槐树坚硬的关节
收藏了上一个夏天的蝉蜕
草垛里,蜷缩着岁月的轮回
黝黑的泥土里,
一些丰收的梦想
在无声地编织

每一枝麦穗,
都裹紧了月光的糖衣
隐藏的胚芽,正在灌浆
一粒粒春天的诺言
都被露水仔细地亲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关于明天的事

□高峰

希望如星,在暗夜悄悄闪耀
恐惧若影,于心底暗暗滋扰
这未知的间隙
如雾中航道

明天,是张未拆封的信件
藏着,生活的谜底与笑泪的预言
我怀揣忐忑,在时光里辗转
每一步,都在试探着答案

休为明日的风雨忧煎
此刻的安宁,是心灵的港湾
明天的事,后天就知道了
最好的等待,何不温壶把盏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